

李鼎聲
張飛霞
編譯

世界偉人列傳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發行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再版

世界偉人列傳 (全一冊)

實價國幣九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譯者

李鼎聲
張飛霞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澳門路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編譯凡例

【1】本書包括世界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科學家，思想家三十餘人的傳記。關於他們自幼至老的生活，思想，言論，風度都很忠實地敘述出來：他們的光輝生涯絕不輕易掩沒，他們的缺點謬誤亦絕不有意諱飾。所以本書雖定名為『世界偉人列傳』，却絲毫沒有歌功頌德的意味。編者認為所謂『偉人』決不是什麼超乎一切的神聖，而只是代表某一羣人的欲願與意識的突出人物，倘使讀者對於本書每一個『偉人』都不分皂白地崇拜效法，那便不是編者所期望的了。

【2】本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編為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的列傳，下編為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的列傳。每編又各分成甲乙兩部，甲部所列的人物為當代的，乙部所列的人物為已故的，至

於排列次序先後，是沒有什麼特別用意的。

【3】 本書有許多篇是長篇傳記的縮寫，有一部分是擇要翻譯，還有一部分是參考國內已發表的傳記寫成，至於材料的取捨選擇，全以一般讀者的興趣與需要為標準。每篇字數自三四千字至七八千字不等，這是因為各人的生活豐富複雜程度不同，寫出來不能完全長短一律。分讀者來函要求本書早日出版，在時間上恐來不及，故只有俟諸將來補編。

【4】 本書所採用的譯名，以國內通行者為準，原擬編一索引，因為據書店當局說有一部青。

【5】 本書以飛霞用力最多，鼎聲則整理方面較為費力。前後歷七八個月之久始全部殺

【6】 本書編譯時，參考引用中外傳記著作不少，不及一一列名道謝，謹在此一併誌感。

編者一九三四·五·二·

上編 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

甲 部

赫里歐	〔一〕
甘地	〔一二〕
麥克唐納爾	〔二一〕
羅斯福	〔三三〕
墨索里尼	〔四三〕
史丹林	〔五五〕
凱末爾	〔七一〕
托落茨基	〔八一〕

希特勒.....〔九一〕

乙 部

孫中山.....〔一〇三〕

馬克斯.....〔一一九〕

恩格斯.....〔一二一〕

巴枯寧.....〔一四三〕

拉沙爾.....〔一五五〕

列寧.....〔一六七〕

白里安.....〔一八五〕

克魯泡特金.....〔一九五〕

下編 文藝家・科學家・哲學家・

甲部

高爾基	〔二二一〕
羅曼羅蘭	〔二二五〕
辛克萊	〔二三五〕
蕭伯訥	〔二四七〕
太戈爾	〔二五七〕
居利夫人	〔二六七〕

乙部

莎士比亞·····	(二七五)
康德·····	(二八三)
歌德·····	(二九三)
托爾斯泰·····	(三〇三)
易卜生·····	(三一三)
屠格涅夫·····	(三二三)
伽里略·····	(三三一)
達爾文·····	(三三九)
牛頓·····	(三五一)
佛蘭克林·····	(三六一)
悲多汶·····	(三六九)

赫里歐

愛多亞·赫里歐(Edouard Herriot)一八七二年五月日出生於法國香賓省脫羅哇(Troyes)城。祖上世代爲軍官，父親冉·佛朗梭·赫里歐(Jean-François Herriot)曾任過步兵大尉，雖屬一介軍人，却酷嗜文學。當小赫里歐幼時，他的父母都希望他將來成爲一個武官。他同時染受宗教的影響亦頗深，因爲他的伯父就是一位加特立教的牧師。赫里歐幼時從伯父學習拉丁文，十五歲時進了中學文科的最高班——修辭學班(Cours de Rhetorique)，在校成績頗爲優異，得總視學的獎掖，以免費生資格進了聖巴勃中學。畢業後即送至巴黎高等師範讀書。不久，父親去世，家道更加式微，他的母親很耐心的工作着，供給全家的費用。那時赫里歐所進的學校是不花錢的，他得以致力於學業。三年後以第一名畢業於高等師範，對於宗教史有着特別的研

究。在入伍期間，寫了一本很重要的研究宗教的著作，並得到獎金。畢業後在朗特中學執教鞭，不久即升爲里昂中學修辭班教授。他對於政治本來很感興趣，以前常在報上發表政論文字，及至來到里昂後，更加入急進黨的地方分部。

當時在法國發生了一件鉅案，就是有名的『德雷斐斯事件』（Les Affaires Dreyfus）。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有一個猶太系人法國軍官名叫德雷斐斯（砲兵上尉），因被控私通敵人出賣軍事機密而被捕，被軍法處判處終身流刑，流放到幾內亞第亞坡兒島。然許多人認爲這事全是冤枉，特別是猶太人對此案大鳴不平，於是這事態逐漸嚴重化，轉成爲嚴重的政治糾紛，全歐爲之震動。此後更因此引起了法國的排猶運動。一時法國文豪如左拉法郎士等都出來主張公道，極力爲德雷斐斯伸雪，赫里歐也是其中最出力的一個，後來終於使此案水落石出，德氏得無罪開釋。赫里歐生性喜爲別人鳴不平，嫉惡如仇，尤爲他的天性，雖然他始終脫不了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與溫情主義影響。

赫里歐不是一個社會革命者，甚至連社會改良家都說不上，可是他却是法國一代罕有的

大政客與大政治家。他在急進黨的地位日益增高，後來成了社會急進黨獨一無二的領袖。急進黨是代表法國的中等階級的，在法國政治界中，是屬於所謂「左黨」（Gauches），自從赫里歐爲領袖後，它的勢力日益強大，頗得法國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擁護。

一九〇五年赫里歐當選爲里昂的市長，他的聲望由是更爲雀起。里昂是法國一個極重要的工業都會，其地位僅次於巴黎。由於赫里歐做了市長，急進黨在法國的勢力更爲壯大。此後赫里歐接連當了二十八年的市長——真是一個老市長啊。

一九〇七年急進黨在朗西（Nancy）開全會，赫里歐宣讀黨的宣言，在黨內的地位更抬高起來，兼之他善於詞令，發言清晰，易使人感動，頗能博得不少人的喝彩。一九一二年他代表黨進了上議院，在歐洲大戰時，他雖然不明白反對戰爭，可是他對於那些消極的非戰論調有時是很同情的，有一次他承認歐戰時代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不過他全是站在愛國的立場上對戰爭表示不滿，對於革命的反戰運動——即以革命戰爭消滅帝國主義戰爭的運動，却不贊成。實在說來，當時法國的社會主義者有許多已變節而爲帝國主義戰爭的擁護者了，赫里歐具着

濃厚的資產階級民族意識，自然不能希望他成爲一個積極的反戰論者。事實上，在白里安的戰時內閣時代（詳本書『白里安傳』），他已在中樞政府擔任要職——路政、轉運與軍需部長，他顯然是帝國主義戰爭的幫助者，雖然他有時亦會流露對於戰爭不滿的情調。

就在歐戰結束的那一年，在法國又發生了一次與前述的『德雷斐斯事件』齊名的事件，即是所謂馬爾偉事件（L'affaire Malvy）。馬爾偉在歐戰時期，是任內政部長，他曾發不滿於戰爭的論調，一九一八年最高法院控他以不忠於共和國，將他逮捕下獄。這事牽涉到赫里歐頭上，當時他一面自己要聲辯，一面還要替馬爾偉辯護，其處境之困難，當可想而知。

一九一九年赫里歐被舉爲急進社會黨領袖，他遂成爲『左派』中的翹楚（實際他的政治頭腦絲毫說不上左，不過通常法人是將急進社會黨列入『左派』中，故此處一仍舊稱。）自此他退出了上議院（Chambre Haute, Senat），改入衆議院（Chambre de Deputes），爲的是衆議院成爲政治的重心。那時右派勢力很強，它們成立了國民內閣，即可謂『國民集團』（Bloc National）。

可是不久左派就有一個大聯合，即社會黨、民主社會黨和急進社會黨在議會中結成一聯合戰線，以對付右派，這個聯合在赫里歐領袖之下實現了，這就是所謂「左派聯合」或「左派集團」(Bloc des Gauches)，當時的衆議院，有左派集團衆議院之稱，其聲勢之浩大，可以想見了。這樣，就促成了第一次的赫里歐內閣(Cabinet Herriot)之實現。不過所謂左派集團隨着法國經濟政治潮流的起伏，是有幾度變遷的。自一九二四年六月至一九二五年四月爲左派集團的全盛時期，過此則漸次式微下來了。後來在法國發生了嚴重的金融風潮，因通貨膨脹的結果，法郎(法幣)慘跌。我們記得在歐戰後，法郎曾有一度暴跌，當時曾因庚子賠款換算問題，引起了中法之間嚴重的「金法郎案」。現在這是法郎的第二次狂跌，(跌到每英鎊換法幣二百一十二個七十五生丁)，就在這種嚴重的金融狂潮之下，赫里歐內閣終於倒台了——時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但赫里歐毫不自餒，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他又試作第二次的組閣，當天宣讀政策，就爲衆議院提出不信任案推翻了。一九三二年六月四日第三次的赫里歐內閣建立起來了，約莫有半年之久，亦被推翻。

自一九三二年入冬以來，赫里歐不復參加內閣，而且急進社會黨的領袖位置已由達拉第（Daladier）繼承了。但他依然不失爲法國政界很負時望的代表人物，他對於法國政府仍有直接的幫助。此後他專門從外交方面展布其才幹，一九三三年三月間在美國俱樂部席上作關於戰債的半官式的演講，表示要美國允許修訂償約，同年四月二十二日赫里歐代表法政府赴白宮與美總統羅斯福商量倫敦經濟會議的各種先決問題。至九月間又到蘇聯去考察，這顯然是啣了政府之命和蘇聯在外交上、商業上與航空上謀成立一種協調，以對抗法西斯的德國的，這亦可說是蘇聯和平外交的勝利，最近（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成立的法蘇商業協定（Pact Commercial Franco-Soviétique）和赫氏此行，不無相當關係，赫里歐一到蘇聯，即受到了蘇聯當局的歡迎，隨即有法國的航空總長谷特率領飛機隊飛訪蘇聯，這實在具有重大的政治外交意義。淺識者流，以爲這是戰前法俄協商的恢復之預徵，固然是極端不正確的，可是法蘇親善能夠暫時控制反蘇的勢力，拆散干涉蘇維埃的聯合戰線，亦是不用說的。赫里歐回國後，對於蘇聯建設的印象很好，到處演講盛稱蘇聯的進步，不管這是否出於真意，可是由此倒可以窺見法蘇

的邦交之一班了。

去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間法國薩勞內閣倒台，法總統勒白倫頗有意要赫里歐重組內閣，赫氏以病告辭，後來始由前內務總長旭丹出來組閣。赫里歐被派出席日內瓦國聯的總代表。赫里歐不只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在文學著述方面亦頗顯示其出衆的才能，甚至對於藝術也有很深的造詣。他在里昂高等師範畢業後，本來希望當巴黎大學的教授，無奈他當時的資望尚不夠，這使得他發憤於著述。後來在里昂大學教授文學史，將自己的講義加以整理及補充，作成了一部法蘭西文學史大綱（*Le Contour de l'Histoire d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而他的傑作乃是悲多汶傳；爲了著這部傳記，他特地跑到德國悲多汶的故鄉，去訪問專家，參考遺書。此外尚著有其他好些著作，如海洋之門（*La Porte de L'Océan*）、歐洲（*L'Europe*）、創造（*La Création*）、新俄記（*La Nouvelle Russie*）等等都是他的名作。

赫里歐又是一位天才的雄辯家與演說家，他的演說最能感動羣衆。最近法國發生了一次重大的騙案，就是巴央納典質銀行（*Crédit Municipal de Bayonne*）弊案，即所謂史達維斯基

事件(L'affaire Stavisky)在巨騙史達維斯基『自殺』(?)後(實際恐怕是警察祕密槍殺的，因為這巨騙擁有許多牽涉到官場的證據)，在法國議會有一度左右兩派的激辯，代表『左派』的赫里歐和代表右派的泰迪歐(Tadieu)彼此舌劍唇槍各不相讓。泰迪歐性情暴躁，而赫里歐卻從容不忙，應付裕如，使泰迪歐不得不『拂袖而起』者番辯論，煞是好看。

赫里歐雖然幼時受宗教影響頗深，但他是反對宗教干預政事的，他堅決主張政教截然分開，而將教育權劃歸政府所有。當右派得勢時，米勒朗(Millerand)大總統主張在巴黎接受羅馬教皇派來的公使，同時由法國派一公使到教皇那邊去。赫里歐在議會大加反對，但是無效，直到他組閣，握了政權，才得實行他的主張。

赫里歐生平頗崇拜若累斯(Jean Jaures)的為人。若累斯是法國有名的社會主義者，在上述的德雷斐斯事件中，他就是熱烈的替德氏辯護的一個，他曾創刊人道報(L'Humanité)即今日法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世界大戰時，他是積極反對戰爭的。一九一四年他在一個酒館，給國粹派人暗殺了。赫里歐雖然崇拜若氏，但他在思想上總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不相容。他以爲人類

一天一天進化自由的勢力自然日益進步只要現在的勞工地位與尊嚴逐漸增高，自然不必取消私有財產，『因為人家決不願取消的。』他在急進黨綱領中宣言：『無論怎樣，總有一部的財產爲人們不願拿出來共有的，每一個人總願私有他的食物，他的衣服、書籍、器具，爲何不許私有他的房屋呢？』顯然地，他是擁護私有財產制度而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他是法國資產階級思想之最好的代表。

最近（一九三四年一月間）旭丹內閣因法國兩次舞弊案而實行總辭職，赫里歐組閣的聲浪又很高。當旭丹辭職後，赫里歐與右黨領袖泰迪歐均先後晉謁總統勒普倫，不久他即以沉默態度出總統府。總統與參眾兩院議長會商的結果，是以總揆席昇赫氏，赫氏定然是辭謝的，因爲他深知在目前紊亂的政局下要建立一個長命的內閣是頗不容易的，而且他的現有地位與聲譽決不比入閣後更低微。現在內閣總揆恐怕以達拉第希望最大。

現在這位雄辯的政治家依然健在，此後他是否會在思想上轉向呢？這固然很難回答，不過以他所處的地位而論，以他過去的歷史而論，大約至多只能繼續做一個法蘭西共和制度的支